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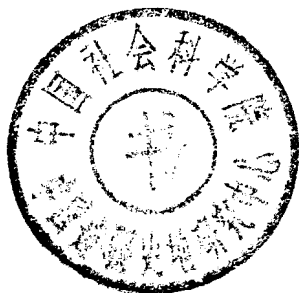
K2926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74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70千

1962年11月第一版 1979年11月第二版

1980年4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1—8270册

统一书号: 11089·28 每册: 0.67元

(内部发行)

0001357

前 言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今后将陆续分辑出版。

我们编印这部资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实与丰富内蒙古近代社会的历史资料，供历史研究者和其他有关方面参考。其中所选载的文章，是从戊戌政变到解放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以及其它足以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不求完整，只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启发作用，均予采用。文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都是撰稿者的亲历和见闻，力求真实具体，但不可能尽属翔实、正确，对同一史实，不同人的记述也往往有些出入，我们都予以保留。因此，需要各方面读者补充和订正。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新内容。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民族为主体，包括有汉、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各个民族，除了经历清末、民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外，还经历了一般地区所未曾有过的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两个历史怪胎的统治。以如此多民族的广大地区，复经历如此错综复杂的剧烈变化，其具有极为丰富的重要史料自不待言。这就希望我区有丰富阅历的老人，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踊跃撰述。

由于我们的水平低、经验少，在编选中难免有乖误之处，请各方面不吝赐教，并和全国各地政协组织及其它文史工作部门交流经验，以进一步提高“文史资料”编辑的质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八月

目 录

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压榨.....	达理扎雅(1)
“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	何兆麟(8)
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之关系.....	陈绍武(28)
达乌里站泛蒙古独立运动.....	博彦满都(56)
札萨克图旗和镇国公旗的叛乱.....	博尔古德(63)
乌泰王叛乱事件.....	博彦满都(83)
附件一 乌泰王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及	
札鲁特左旗对乌泰的援助.....	那复礼译(91)
附件二 乌泰王向俄国借款始末.....	
那复礼译(95)	
贡桑诺尔布.....	吴恩和 那复礼(101)
纳森达赖在准格尔旗.....	政协准格尔旗委员会(118)
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与乡村工作指导员	
.....	刘映元(127)
我对绥远革新运动与和平起义的回忆.....	卢健飞(208)
包头的复字号.....	高瑞新 刘静山(234)

778/02 6/

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压榨

达理扎雅

阿拉善旗因地处边远，自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初年）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还没有直接侵入，政治上沿袭着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经济上除定远营（巴彦浩特）有少数中小商号、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四坝（阿旗东部地区）有部分农业外，纯属游牧经济。由于地区辽阔，交通梗塞，与外界往来很少，几乎处于闭关自守状态，这种局面到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马鸿逵反动统治相继侵入以后，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愈趋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一九三一年马鸿逵统治宁夏以后，不断采取高压的统治手段，进行其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阿拉善旗的统治。军事方面：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九三七年秋季，国民党国防部派郑子献为阿旗军事专员，随之马鸿逵以防守阿旗为名，派马鸿逵兵部三十五师张海禄步兵团也驻扎到阿旗定远营，昼夜举行军事演习，修筑工事，实行军事控制。郑子献一面在定远营明目张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勾结暗娼李存存并拉拢地痞流氓，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扰乱社会秩序。另一面与马鸿逵订立攻守同盟，暗中

进行颠覆旗政权的活动，企图迫使阿旗人民俯首接受蒋马匪帮的统治，以便实行其大汉族主义政策和封建军阀统治。这些行为和阴谋，激起了阿旗人民的反抗，在人民群众的促使下，阿旗旧政权不得不作了一些抗拒准备，将旗政府库存枪支弹药、档案和部分财物转移到牧区，以便一旦有事能与马鸿逵进行战斗。当双方戒备森严之际，马鸿逵诡计多端，提出和平谈判解决双方误解的建议，并派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柏石缓和局势。但一九三八年春旧历正月二十五日，马鸿逵却以换防名义调集大批步骑炮兵配合飞机一架向阿旗定远营突然发动武装进攻。参加进攻的部队除原驻定远营的张海禄团外，又调来宁夏省警备第一旅马宝琳部王有禄步兵团和何玉魁步兵团，配合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并派马腾蛟为总指挥，分两路进攻。定远营在大军重重包围下，守城的一连阿旗保安队和行政人员以及蒙汉居民激于义愤，奋起抵抗，激战一昼夜，定远营未被攻入。但以众寡悬殊无力继续抵抗，阿旗政府不得已派员与匪军总指挥马腾蛟进行和谈。当时马鸿逵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将定远营阿旗保安队全部解除武装，二是将札萨克达理扎雅移住银川，否则继续炮轰定远营。马鸿逵在围攻定远营的同时，由银川派骑兵团两个，突袭阿旗保安队第八中队的驻守地——亭子（在三盛公附近），队长杨富存（现任巴盟军分区副司令员）奋勇抵抗，虽未被攻入，然因众寡悬殊，杨富存队长不得不率部撤退到阿拉善旗的北山一带。由此也足以证明马鸿逵的围攻定远营是他蓄意已久的阴谋活动。阿旗政府当强敌压境，兵临城下，对此无理要求，不接受也得接受。正月三十日马鸿逵将阿旗札萨克达理扎雅押往银川，软禁了八年之久。于是

阿旗的定远营就变成了马鸿逵的军营，霸占民房，强拉民夫，强买强卖，全旗各族人民完全陷入马鸿逵血腥统治之中。

政治方面：紧接着军事进攻之后，马鸿逵即阴谋在定远营设置县治，并欺骗蒙古人民说：蒙古人民仍归蒙旗政府管辖，定远营的汉人由县管辖，企图第一步先形成一个旗县并存的局面。但由于蒙汉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未得逞。以后马鸿逵又以办事处名义，于同年秋天在定远营设立了伪“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并派其心腹爪牙张朝栋、高中第等为主任，名为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变名的县治。办事处下设立各科，首先在定远营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填发身份证，登记壮丁，并对商号及各行业摊派苛捐杂税，进行横征暴敛。当时定远营有居民二千余户，人口七千余人，共编了八个保，一百二十个甲，后又改编为十三个保。并设立各保联合办公处，派首席保长数人在伪办事处的指使下对人民直接地进行压榨剥削和征兵工作。马鸿逵的征兵给阿旗人民，特别是定远营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和痛苦。从一九四〇年秋季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共征兵七次，每次征兵八十名至一百余名不等，同时还经常征补逃兵，每次抓兵都秘密进行，先以军队突然将街道四面严密封锁，再派保甲长挨户搜捕，闹得居民提心吊胆，鸡犬不宁。不幸被抓去者，父母妻子不忍分离，拉拉扯扯，痛哭流涕，见者无不心酸。经过几次征兵后，大部分青壮年都被征走，没有被征去的也不能安心生产，只好抛下父母妻子逃往他乡，流落在外，被征者，由于不堪虐待，遇有机会即行逃跑。因此马鸿逵军队中经常有大批逃兵，这使马鸿逵非常头痛，于是规定了最惨酷的惩办逃兵办法：跑一个向原地罚三个，并把家属

抓去关押吊打；而逃兵本人如被追回，轻者非刑拷打，重者立即枪毙。另外对商号店员和手工业作坊的学徒也进行征兵，商号和手工业作坊主无法向其家属交代，只好出钱雇人顶替，而卖身当兵的人，大都是地痞流氓或兵痞，得钱后，一入兵营又趁机逃跑，马鸿逵再向原主索兵，如不补雇就被抓去监禁。雇了再雇，反复压榨，使各商号和小手工业者的补兵年年月月也没有交清的日子，最后只有破产倒闭的一条路。到无兵可抓时，马鸿逵又实行以马代丁或以骆驼代丁的办法，向人民进行敲榨勒索，规定“以五匹马和七只骆驼代替一个兵”，以后减少到马两匹、骆驼四只，但骆驼需鞍具俱全，款项由保办公处同商会、农会，按营业大小向各商号及手工业作坊、农民和市居民摊派，这样先后征去骆驼约达一千余只，马八百余匹。另外强迫旗政府以购买名义，向牧区征走马匹达两千余匹，牛五百余头。

经济方面：马鸿逵为迫使阿旗人民屈服，首先在阿旗实行了封锁粮食的政策，派其爪牙宋清珍、雷震霆等人在定远营设立“军警联合督查处”，在沿边界地区还有大批骑兵缉私队巡逻，严格禁止任何人运粮食进入阿旗；并在交通要道设置兵卡暗探，如有把粮食运入阿旗者，一经查获，粮食、牲畜、车辆立即充公，并将人押入军警联合督查处，拷打监禁或者加倍罚款，因此造成阿旗粮食奇缺，粮价一日几涨的恐慌局面，广大人民终年不得一饱。

在经济掠夺方面，又派其忠实爪牙邢椿年，在定远营设立伪“宁夏省银行驻定远营办事处”（以后改为富宁公司），以其雄厚的官僚资本及军阀势力，垄断控制全旗的皮毛及其他土特产。垄断方法，是以贷款赊欠欺骗等卑鄙手段进行

的，即在每年冬春季节农牧民生产和生活有困难的时候和在各中小商号周转不灵的情况下，以月息八分向农牧民及商号放出大批贷款，到夏秋皮毛上市时以官价驼毛每斤二角四分、羊毛每斤八、九分收回皮毛。在这样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农牧民群众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小商贩一年经营的赢利，全部交给伪省银行办事处还不够偿还贷款及利息，而只得再向其贷款。这样年复一年的在贷款利息和官价强购严重剥削下，广大农牧民的贷款永远也偿还不清。而牧区人民唯一赖以生存的牲畜皮毛便完全掌握在伪省银行办事处的手中了。同时对于贺兰山的木材富源，马鸿逵亦设立有木料厂加以控制，一到采伐季节，匪军即成连成排地入山乱砍乱伐，使大片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在马鸿逵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年的残酷统治下，抓兵、派款、要马、要驼，横征暴敛，长期压榨剥削，全旗的农牧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定远营原有的一百五十余户中小商号及小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期，仅剩下十余户，大批的青壮年劳力逃亡在外，人口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到解放前仅剩下三千余人，市面萧条，造成乡村无人烟，集镇无青壮的悲惨景况，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阿旗才得到和平解放，从此结束了蒋马匪帮在阿旗的反动统治，开始了新生。

“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

何兆麟

“西蒙自治运动”是指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等于一九四九年在阿拉善旗搞的所谓“蒙古自治运动”而言，“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是在后来临近解放，德王出走的时候才更换的，起初的名称叫“蒙古自治政府”。

（本文仍采用“西蒙自治运动”这个名称）现在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写出这段史实。不过事件的发生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地就垮台了，所以记忆不深，可能有不尽翔实、不尽完整的地方，特别是时间日期，希望熟悉情况的人，予以补充和修正。

一、德王等到阿拉善旗的经过

德王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蒙疆政府溃灭后，曾于一九四五年冬到重庆见过蒋介石一次。尔后，即寄居北平，直到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即一九四九年元月一日那天，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据说是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电令，突然派令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专机护送德王到南京。德王到南京后，曾见过蒋介石和李宗仁，当时，微闻国民党政府准备送德王到西康去住，而德

王不愿意，后来他自己选定去青海西宁。国民政府遂于同年元月二十五日派专机送德王去兰州转西宁。路过汉口、西安时，白崇禧和胡宗南均曾分别款待。在西安因飞机发生故障，停留两三天，于元月底才到了兰州。当时，正值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准备去南京充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即将离兰之际，张治中也曾款待过他。德王滞留兰州约两个月左右，并未去西宁。后来忽然致信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扎雅，表示想到阿拉善旗去住，经达复信同意后，德王便于同年四月初来到了阿拉善旗。

这时，北平早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在进军西北，住在兰州的白海风为躲避当地将来炮火的危险，在同年三月初携眷来到阿拉善旗。住在宁夏的巴文峻也随之而来。何兆麟则送德王到南京后准备绕道兰州、宁夏、绥远回北平（当时从南京去北平的飞机不载旅客），乃搭乘送德王去兰州的便机一道到达兰州后，便于同年二月六日由兰州顺路到了阿拉善旗。正在何兆麟、白海风、巴文峻三人先后到阿拉善旗的这个时候，德王也来到了这里。

二、“自治问题”的提出和“自治政府”的筹备

德王来到阿拉善旗不久，便向达理扎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提出蒙古自治问题。他说：“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总没有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它答应不答应，应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当时大家认为时局已经如此紧张，怎么能够进行这种事呢？就是勉强为之，也怕徒劳无益，表示仔细考虑而后再说。德王接着连续几次提出来商量，大家总

不免有些顾虑，怕解放以后给自己添出许多麻烦。随后，白海风乃密对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三人说：“现在时局已经很紧，形势是已经定了，蒙古自治这件事，在国民党领导下，是不应该再办，但是如果要办的话，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能够把从东北跑过来的那些蒙古武装军政人员，设法收容起来，不至东奔西逃，到处为害，就是将来解放了，也对解放有一定的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一时解放不了，这部分军政人员，也是一部分力量，还可以借此搞搞地方工作。”达、何、巴三个人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也有些道理，认为如果将来解放不了，对国民党来说，是自治而不是什么背叛；如果将来解放了，对共产党来说，给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堵截住叛匪，消除了内蒙西部地区的战争危害，是为迎接解放，而不是抗拒解放，这是一举两得之事。这种政治投机的反动思想，和德王封建统治的反动思想，到此恰好合上拍了。于是又经过了几次商谈，大家便一致同意成立政府，实行自治。不久，德王旧部扎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都先后从台湾来到了阿拉善旗，盖德王先期就早已通知他们的。

随后，紧接着就商量自治政府的名称问题。德王主张蒙古统一的名称，提出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而白海风、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主张采用“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东部既有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就应当避免在自治区域问题上的重复对立，所以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地区，不应当把东部蒙旗包括在内，这样，将来就是解放了，对共产党也比较好说一些；如果完全无视王爷庙的自治运动，对自己那将是很不利的。可是德王依然坚持自己的意

见，不同意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蒙古是统一的，绝不能分割成为东西，如果分割开来，有失蒙古人心，于自治前途诸多不利，故必须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双方各执一见，争吵多次。其实，这两种意见，还不是“半斤八两”，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可能后者更加阴谋奸诈，罪加一等，又有什么“对共产党好说一些”的理由呢。最后由于德王、扎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亮等人的坚决主张，终于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的名称。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两种意见，仍在争吵，可是依然没有改变了原来已定的这个名称。

在自治的管辖区域问题上，德王等根据决定采用的“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主张全部内蒙地区都应当包括在内。而白海风、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实际上不但作不到，而且白白地给自己惹麻烦，因此，主张自治区域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绥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至于出席成立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不限于这些盟旗，东部盟旗目前旅居阿拉善旗的人士，也可以推选代表参加大会。德王等鉴于事实上的确也管辖不到东部盟旗地区，最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又主张加入青海、新疆的盟旗，大家也就同意了。

大家同意实行自治以后，就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公推伊克昭盟杭锦旗扎萨克阿拉坦瓦奇尔为主任，德王、达理扎雅为副主任，何兆麟为秘书长，扎奇斯钦为副秘书长，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扎奇斯钦、林沁普格、阿拉坦瓦奇尔、德古来、德王、达理扎雅、达密林旺楚克、乌

古廷等为委员。但阿拉坦瓦奇尔始终未到，不久也就病故，又改推德王为主任。

筹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1.草拟请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批准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文。2.拟定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3.草拟蒙古自治政府的组织法。4.草拟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宣言。

(一)关于请求准予蒙古实行自治的电文的大意说：蒙旗自治原为蒙古人的多年愿望，乃因长期内忧外患，迄未实现，而今由于勘乱军事的一时失利，东蒙各旗相继失陷，蒙旗人心惶惑，动荡不安，而中央军务倥偬，无暇全力顾及蒙旗，爰为全国上下共赴国事，拟请中央高瞻远瞩，俯顺舆情，准予蒙古实行自治，俾便团结各旗，巩固地方，用维秩序，安定人心。倘能假以事权，必能裨补戎机，不仅乐利于蒙民，抑且有助于前方，庶分中枢宵旰之劳，解中央北顾之忧。临电迫切，惟乞迅电示遵。

(二)关于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问题，当时因为时间仓卒，交通不便，没有时间进行调查，按人口比例作具体的规定，只是大体上按照各旗的人口粗略估计，规定人口较多的旗可推派代表三至四人，人口较少的旗可推派代表一至二人。至于旅居阿拉善旗的一些东蒙的人，留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临时决定由东北叛变出来的国民党新编第一旅部队中推选产生。

(三)关于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是：1.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2.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由政务员十一人组成，会议时以政府主席为当然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

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下设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内务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财政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教育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实业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保安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正副参谋长各一人。3. 蒙古自治政府设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议员若干人。并规定议会议长、副议长暂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议则暂由蒙古自治政府就所属各旗人士中聘任之。

(四) 关于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实行自治宣言的大意说：人类自由平等乃天赋之权利，全世界弱小民族，现均已走向民族自治自决的道路，为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途。我国孙中山先生所制订的建国大纲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揭橥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均有自治自决之权利，为我国弱小民族之发展进步，指出了明确之方向。蒙古民族有土地有人民，并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理应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昭示下，实行管理本民族之事务。而且蒙古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成立过国家，对我国对世界都有过极大的贡献，文治武功，史不绝书。而今蒙古民族，经济不振，文化落后，医药不兴，人口下降，日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若不急起直追，前途实难言喻。爰据众意，博采群情，于某年某月某日，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致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翊群策群力，挽民族于危亡，愿同舟共济，俾民族之复兴，希望国内外贤达之士，予以协力匡助，俾蒙古民族复兴之大业，得以顺利完成。凡赞助吾人事业之成功者，当竭诚以欢迎，凡反对吾人事业之前进者，当与世人共弃之。

在以上电文和宣言内容问题上，当时曾经有过不同的两种意见，反复激烈争论。德王、扎奇斯钦、德古来等人的意见是：在电文和宣言里面必须提出反苏反共的明确主张和立场，才能唤起国民党和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否则是空疏无力的。而白海风、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坚决反对，认为时局紧急，大势已定，如再标示反苏反共，一旦解放，则将如何以对共产党？绝不能作茧自缚，自找苦吃，故必须留有余地，静待时局的自然演变。这种意见，当然是脚踏两只船，投机取巧的两面作法，自然为德王、扎奇斯钦、德古来等所不同意。但白海风、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始终坚持己见不变，双方争持多日，最后德王等鉴于相持不下，于事无补，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三、德王等广州之行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向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发出要求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报以后，国民党中央迄无批复，为争取时间，早日实行自治活动，德王决定亲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面请交涉。于是德王偕同林沁儒格于同年五月中旬，由阿拉善旗取道兰州飞赴广州。是时，国民党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副院长是朱家骅，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关吉玉。德王等首先向关吉玉陈述来意，而关吉玉不作直接答复，但谓可直接请示行政院。随之，德王等就会见了阎锡山、朱家骅，面述来意后，据说阎锡山答复的大意是：目前军事上失利，是一时的现象，大局不久就可转危为安，失陷的地区，都要很快的收复回来，国家的统一，不许任何人破坏。蒙古人一向深明大义，要在中央领导下，捍卫国家统一，帮助戡乱军事